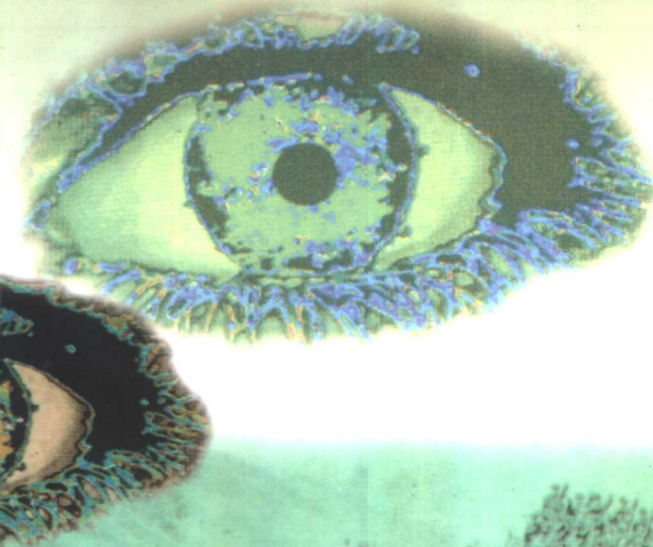


张嵩山 著

# 摊牌

争夺上甘岭纪实



江苏人民出版社

书 名 摊牌——争夺上甘岭纪实  
著 者 张嵩山  
责任编辑 蒋德群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政编码 210009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南京五四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8.25 插页 2  
印 数 1—10130 册  
字 数 210 千字  
版 次 1998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2202—8/K·320  
定 价 12.50 元  
(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 序

杜 平

抗美援朝是中国人民军队在世界战争舞台上的第一次亮相。

如果说它是 200 多万志愿军官兵上演的一场威武雄壮的活剧，上甘岭战役就是剧中的一段华彩乐章。

上甘岭在五圣山南面，属金化郡，是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山村。1951 年 4 月 6 日，我曾在那里参加志愿军第五次党委扩大会议，研究部署第五次战役，批发此役的政治动员令。然而，当时我们谁也没有想到一年半之后，一场喋血之战，使得这个藏在群山褶皱中的小山村举世闻名。

记得那时由于美方的无理刁难，阻挠，单方面宣布休会，致使朝鲜停战谈判陷于僵滞。我便离开了工作 8 个多月的停战谈判代表团，回来主持志愿军政治部工作。

会场降温，战场升温，这已成了朝鲜战场谈谈打打的规律。就在美方首席谈判代表哈里逊宣布无限期休会，傲慢地退出会场的当天，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批准了蓄谋已久的“金化攻势”计划。

6 天之后——1952 年 10 月 14 日，敌人集中了 300 多门远程重炮，百余架飞机，对我志愿军第十五军仅 3.7 平方公里的上甘岭阵地，实施狂轰滥炸。其火力密度达每秒钟落弹 6 发，终日落弹 30 余万发。狂轰滥炸之后，他们又投入 7 个营的兵力轮番攻击，企图突破我志愿军中部防线。上甘岭昼夜硝烟弥漫，弹片纷飞，炮

声雷鸣，敌机轮番轰炸声不绝于耳。美韩军不惜血本，孤注一掷，倾力猛攻，其疯狂在朝鲜战争中是绝无仅有的。

我第十五军守备部队面对装备殊优于己的敌人，毫不畏惧，依托坑道和工事，奋起反击。将敌人的攻击势头，有效地遏制在上甘岭，未让其向北延伸一步。该军连续苦战 23 天之后，战役二梯队第十二军投入战斗，继续与敌反复拼杀。战斗之残酷，之悲壮，令人触目惊心。

上甘岭成了朝鲜战争的主战场。为了保证将战役必需的弹药给养运上去，汽车司机不够用，最后把总部领导的小车司机全部拉上去了。我的司机李殿瑞也上去了，还立了个三等功。

浴血苦战 43 天，我上甘岭坚守部队前仆后继，顽强作战，寸土未失，彻底粉碎了敌人的持续进攻，取得了歼敌 2.5 万余人的伟大胜利，创造了我军依托坑道工事进行坚守防御战役的光辉范例。

这是我军有史以来依托坑道工事顽强进行的一次成功的阵地防御战，其激烈程度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水平，而它的胜利则加速了朝鲜停战的历史进程。

46 年过去了，上甘岭依然辉煌地耸立在世界战争史上。它不仅是军事史上的一个光辉范例，同时也为军事文学提供了一个充足的创作源泉。但我感到遗憾的是，长期以来，一直还未有一部完整地反映上甘岭之战的文学作品问世。

在上甘岭战役胜利 46 周年之际，我欣慰地看到空军青年作家张嵩山的长篇纪实文学《摊牌——争夺上甘岭纪实》。这位上甘岭战役胜利后才出生的部队作家，历史唯物主义地观照 46 年前的那场血战，用文学手法，纪实地对其作了全景式的描述。这部作品在准确把握国际主义、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主脉，通篇洋溢着英勇无畏的激情的同时，着意刻画了战场氛围和参战官兵的亲历感受。其中许多细节，读来感人至深，如临其境。这部作品记录了战无不胜的志愿军，在上甘岭的血与火中建立的丰功伟绩；对那场战

事作了大量的发掘和严谨的考证,具有较强的史实性。加上文字凝炼,质朴无饰,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我愿意将这部革命英雄主义的颂文,推荐给广大读者。让我们一起记住志愿军是怎样创造了历史的辉煌,记住和平的鸽子是怎样从血光与火光中飞腾起来的。

# 目 录

---

序	[ 1 ]
楔子	[ 1 ]
第一章 中部战线	[ 12 ]
第二章 喋血之欲	[ 39 ]
第三章 火风焦土	[ 64 ]
第四章 功勋等身	[ 96 ]
第五章 英雄如歌	[ 117 ]
第六章 坑道日夜	[ 134 ]
第七章 战神狂舞	[ 160 ]
第八章 高地不倒	[ 182 ]
第九章 北山红雾	[ 203 ]
第十章 战役之最	[ 229 ]
后记	[ 255 ]

谨以此书献给所有  
曾在鸭绿江彼岸为世界  
和平英勇而战的生者与  
死者们！

## 楔 子

1950年10月19日，我们这个刚扑灭二次大战火焰不久的世界，被各国通讯社纷纷电讯的同一要闻震惊了：

美军越过北纬38度线大举北进，平壤陷落。

无数双色泽迥异的眼睛，一起投向那个横卧在黄海和日本海波涛间的半岛之国。

朝鲜，50年代初的全球热点地区。

陷落后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都平壤还响着零星枪声，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的座机“斯卡普”号便着陆了。

这位表演欲极强，一生都像在做戏的美国五星上将，还是那身几乎半个世界都熟悉的打扮：穿条烫得笔挺的裤子，上身却随便地套了件敞领咔叽布衬衫；不挂水果沙拉般五颜六色的勋章，只有衣领上缀着一簇星形将徽；俏皮地斜戴一顶帽舌上镶有金边的战斗软帽，嘴上叼支玉米芯烟斗，手里拎着一根褐色曲柄手杖，神色轻蔑地打量着这座瘫痪的都市。

他那过于简朴的衣着，带有刻意装扮的与众不同。而他装腔作势的言谈举止，更是像他那充满华丽词藻的文体一样矫揉造作。

曾有一位政敌尖刻地挖苦他说：“这家伙就是坐在抽水马桶上也放不下他那盛气凌人的臭架子。”

艾森豪威尔在美国算是个较宽容的将军，可提起麦克阿瑟，他就克制不住心中的怨愤，评论说：“他是个糊里糊涂贸然行事，装腔作势傲气十足的人。”

麦克阿瑟是美军资历最老，也最狂妄自大的将军。在这个世界上，他谁的那壶也不尿，甚至包括被他认为“原国民警卫队小上尉”的美国总统杜鲁门。他只崇拜成吉思汗，声称：“那位令人惊异的领袖（成吉思汗）的成功，使历史上大多数指挥官的成就黯然失色。”

可是，成吉思汗已死去 600 多年了。

他挥舞着手杖走下座机，踏上这座满城颓垣断壁，遍地瓦砾的都市，又向随军记者们重复着他 4 天前在威克岛会见杜鲁门时说的那番蠢话：“我认为到感恩节，正规抵抗在整个南北朝鲜就会终止。我本人希望到圣诞节能把第八集团军撤到日本。因为我们已在朝鲜赢得了胜利。中共军队参战的可能性很小。他们出兵的有利时机早已过去了，没有任何一个中国指挥官会冒这样的风险，把大量兵力投入已被破坏殆尽的朝鲜半岛。”

可是，历史无情而又巧妙地将一个国家的失望与希望，失利与胜利，经纬交织地编进了同一天里。

命运为麦克阿瑟预备下了一个强硬对手，一个与他权贵作风反差甚巨的中国将军——彭德怀。

然而，站在北朝鲜都市的废墟上自我膨胀的美国上将，压根儿也没有想到，就在他早晨由东京起飞时，那位朴实得像大西北窑洞里走出的老农的彭德怀，也已赶到朝鲜的拉古哨电站，与他站在同



一片国土上，两人之间的直线距离不过 150 公里。而且就在这天夜里，彭德怀指挥中国人民志愿军的 4 个野战军、3 个炮兵师，由鸭绿江中国一侧的安东、辑安和长甸河口 3 个渡口，冒着深秋的蒙蒙细雨，车辚马萧萧地跨过江界。

数天之后，另外两支野战军也随之跟进，悄悄开进朝鲜北部的盖马高原山地。

从来都是被人撵到家里来打的中国人，有史以来第一次没等人家打来就迎上去。

30 余万志愿军将士晓伏夜行，隐蔽开进朝鲜北部的群山，麦克阿瑟竟然毫无察觉。

平壤陷落的第六天——10 月 25 日，志愿军突然对敌发起攻击，13 天里歼敌 1.3 万余人。至此，麦克阿瑟仍稀里糊涂的，还是搞不清中国出兵规模。到了 11 月 3 日，第一次战役已即将结束，联合国军总司令部的情报记录中，才首次提到中国军队的介入，煞有其事地分析道：“中国在东北的总兵力达 83.3 万人，其中 41.5 万人是正规军。进入朝鲜的中国兵合计推定为 3.4 万人，当前有 1.65 万人在交战。”

两军尚未交手，麦克阿瑟就先在谋略上输给了彭德怀。

其后，志愿军又接连发起第二、第三次战役，连战皆捷。解放平壤，光复汉城，将美军从鸭绿江边一下赶到北纬 37 度线的平泽、堤川、三陟一带，不到 3 个月便收复了北部半个朝鲜。

日本陆上自卫队干部学校的战史教官们也认为：“吃了美国陆军史上未曾有过的败仗的美国第八集团军，在给予最大限度的杀伤并作最大限度持久的方针指导下，据守了沿 37 度线的阵地，可是当时认为无论如何在南朝鲜也坚持不住的看法很是强烈，所以作了万不得已时就撤退到日本去的打算。这正是联合国和美国被批评为迷失了战争目的的时候。”

巨大的胜利，催落了鸭绿江两岸如雨的喜泪。在北朝鲜人民举国欢庆的同时，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上，祝捷的人海彻夜狂欢；中国各大城市的街道上，都挤满了庆祝游行的队伍。

然而，此时祝捷，为之尚早。

美军毕竟是世界头号强敌，拥有第一流的现代武器装备。第三次战役结束仅一星期，人们脸上还留着喜悦的泪痕，美军第八集团军便乘志愿军兵力疲惫且不足，战略预备队尚未完成集结之际，全面恢复攻势。

志愿军被迫进行第四次战役。

彭德怀指挥部队以机动防御作战的形式，节节抵抗，逐次北撤，伺机反击；以空间换取时间，掩护第二批入朝的第三兵团、第十九兵团、第四十七军以及大批特种兵部队的战略集结。

敌我双方激烈攻防达 87 天之久。美军北进 100 余公里，战线重又被推至 38 度线以北 20 多公里处。

从此，敌我双方的战线便像条风中的丝带，倏前倏后，忽南忽北地飘移在三八线两侧。

第四次战役勉为结束的第二天，志愿军为夺回战场主动权，毅然发起朝鲜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第五次战役。此役倾注的兵力之众，超过人民解放军在国内战争中规模最大的淮海战役的人数，欲以实现歼敌 5 个师，将战线推向 37 度线的战役企图。

1951 年 4 月 22 日的傍晚，志愿军 11 个野战军连同朝鲜人民军的 3 个军团，在朝鲜中部 200 多公里的宽大正面上全线出击，近 70 万人马蜂拥杀过三八线。

当时还是个军文工队小队员的阚文彬老人，回忆起当时的壮观情景仍激动不已，说：“千军万马往南涌，一条山道上拥挤着好几支部队。人马车辆密不透风，一个贴着一个往前走，根本转不过身来。有好几次我给挤得两脚离地，漂浮在南去的人流里。那天走

到大半夜时，前面传下口令：‘注意了，正在过三八线。’我伸长了脖子看，四野墨黑，什么标志也没有，只见正前方远远地闪动着敌人探照灯的光柱，剪状交叉地将夜空绞成一幅幅棱形。就是这时，我听见背上嘞地一声，人朝后我一直装在蓝布套里背身上的二胡带子挣断了。刚感觉到它滑落下去，就听见一阵被踩踏的碎裂声。”

志愿军各部队攻击勇猛，推进速度很快。可是，朝鲜半岛北部山大路小，人的两条腿也终归赶不上敌人机械化的收缩速度；加上有的部队穿插不到位，因而未能对敌形成战役包围。仗，又打成彭德怀最烦恼的一线平推。战果有限，多是击溃战，没能整建制地歼灭敌人。

连战月余，志愿军虽重又将战线推移至三八线以南四五十公里处，第十九兵团的一些部队已兵抵汉城北郊。然而后勤补给无继，人倦马乏，粮弹均匱，各野战军攻锋俱钝。而敌人则有计划地逐步退至北汉江、昭阳江以南，以逸待劳，用绵密的炮火组织起纵深防御。

为此，志愿军总部决定停止进攻，立即回撤。

对于志愿军来说，此战虽未圆满实现预定的战役设想，但毕竟歼敌4.6万余人，回撤本应是一次班师凯旋。可是，志愿军大意了。一时间，战场上风乍起，云骤变。

而那位呼风唤云的人物就是李奇微。

10多天之前才取代因妄自尊大，违命抗上而被撤职的麦克阿瑟，担任美国远东军总司令和联合国军总司令的李奇微，1917年毕业于著名的美国西点军校，据说在校时并不出众，成绩平平。但是后来他很幸运，二次大战后期，他执掌了一支现代化部队，成为美国著名精锐部队第八十二空降师的少将师长，率部参加诺曼底空降作战行动。

关于他在诺曼底的科唐坦半岛跳伞着陆后找不到自己部队的

情景,英国作家科·瑞安在他那部著名的纪实文学《最长的一天》中曾这样写到:“马修·B·李奇微少将一个人拿着手枪呆在一块地里,觉得自己运气不错。他后来回忆说:‘虽然没看见朋友,至少也没发现敌人。’”

此后,他因多次指挥大规模空降作战而愈加引人注目,并被擢升为美国第十八空降军军长,颇负盛名于欧洲战场。战后,他历任地中海战区司令官、联合国军事参谋委员会美国委员代表、加勒比海战区司令官和负责行政工作的美军副参谋长。

美军中仕途得意的将军,都有刻意设计装扮自己的嗜好,浮华地用几样物件来突出和强化自己的个性。麦克阿瑟喜欢戴战斗软帽,拎根曲柄手杖;巴顿则好在头上扣顶钢盔,腰间挎支珍珠象牙柄的大号左轮手枪……李奇微也喜欢搞这名堂,别出心裁地总爱佩带一枚伞兵徽章,轮不着他打仗也要挂两颗甜瓜式手榴弹。

美国第八集团军的一些官兵们议论说:这就是我们司令官的注册商标。

李奇微听到这些议论后,曾为自己辩解说:“经常有人背地里说我右胸前悬挂的手榴弹同乔治·巴顿上将的珍珠柄手枪一样,也是表明自己特征的装饰品,但这不是真实情况。我之所以手榴弹不离身,完全是为了自卫。在欧洲战场上,我多次体会到有一颗手榴弹就能够摆脱困境。”

“因为我在战线上到处乱跑的机会多,在伏兵和圈套多的朝鲜战场上遭到伏击时,我不想不抵抗就当俘虏,仅此而已。”

这位 55 岁的在朝美军最高司令官,确实经常在朝鲜战场上跑来跑去,而且血气旺盛地总是乘一辆敞篷吉普车。据他自己解释:“在战场上乘坐有盖的汽车,是非常奇怪的,完全陷入了错觉。封闭式的汽车,会给乘车者以骗人的安全感和没有根据的悠闲感。篷布挡不住枪炮弹,这是全都知道的。这恐怕是陷进了同被追得

走投无路的鸵鸟想把头钻进沙子里隐藏起来一样的心理状态。”

事实上，他乘坐敞篷汽车是为了使士兵们一眼就看到，司令官就在他们身边，有助于鼓舞士气。这也算是他的一种独特的带兵方式。

无论李奇微有多少虚荣，他确是个具有清醒而强烈的现代作战意识的战术专家，不仅饱有作战经验，而且善于观察勤于思考。他在就任美国第八集团军司令官不久，便通过总结以往几次战役的失败教训，发现了一个规律性的现象：志愿军发起的前3次战役，都是在打到第八天时即自行停止攻击的。这决不是偶然性在作祟。他据此推断出志愿军是为后勤补给落后所掣，以至于部队只能持续一个星期的攻击势头。他将此称之为志愿军的“肩后后勤”和“礼拜攻势”。

因而，5月22日志愿军但有回师迹象，李奇微便抓住对手粮弹将罄，师劳而归的有利战机，催动美军7个师和韩国军6个师全线反扑，大举北犯。李奇微这个现代战法的斡轮老手，充分扬长其机械化的攻势，组织起摩托化步兵、炮兵和坦克混编合成的“特遣队”，实施快速追击穿插。

志愿军司令部对敌反扑估计不足，以为美军还会像以往几次战役一样，采用缓缓跟进追击的“磁性战术”，因而只下达了撤退令，却忽略了组织协同，任由第三、第九、第十九兵团自行安排北撤。不料敌人一反常态，采用多路突击并进，纵深空降阻击的新战法，穷追猛撵过来，成功地打了志愿军一个措手不及。

这一来北撤部队乱了章法，敌人则乘乱长驱直入春川、富坪里一带，3天推进了80多公里。如蚁穴溃堤，志愿军中部战线第三、第十九兵团结合部先被冲开个大豁口。

志司命令第三兵团用一个军的兵力，在场岩里、国望峰、史仓里一线部署防御，阻击敌人对我中部战线反扑，以稳定局势。

然而,此时中部战线已经乱了。

首先第三兵团就未按志司规定的5月23日夜晚撤退时间行动,22日黄昏时分,兵团部便已提前转移。撤退途中,该兵团部的电台又遭敌机空袭炸毁,兵团指挥员与所属各军失去联络达3天之久,各部不得不自行组织撤退。朝鲜仅有的几条南北向公路上,北撤部队与汽车、马车、担架队混杂争道,拥挤不堪。加上敌机频繁俯冲轰炸、扫射,公路上弹片纷飞,人喊马嘶。指挥员的命令声、伤员的呻吟声、汽车的喇叭声、部队的争吵声……沸沸扬扬,充盈于道。

据2个月后志司关于第五次战役回撤情况的一份报告所述:第三兵团3个军的担架团除部分伤亡外,全部跑散(仅第十五军收容100余人),全兵团遗弃重伤员约6000余人……

志司回撤命令下达到第三兵团各部时,第十五军动作最快。

秦基伟军长有个深刻的战争体会:大部队行动,组织进攻相对要容易一些,而安排撤退时稍有不慎,四五万人马一乱,就会炸了窝,退成洪水决堤之势,当军长的都喊不应。

所以,一接到回撤命令,精明过人的秦基伟便令全军的报话机统统打开,把团长们一个个地叫出来,亲自交代回撤的时间、路线。他怕勤杂分队婆婆妈妈的事多拖全军的后腿,专门派军参谋长张蕴钰去组织。这位干练的参谋长一去就搞了个紧急集合,将好几百号勤杂人员拢到一堆,一个“向后转”,扔下后勤那摊子坛坛罐罐,一路小跑着撤离驻地。

秦基伟的这手“越级指挥”很厉害,第十五军因此而得以全面收拢,火速转移。只有军属高炮团未按规定,擅自提前行动,夜幕降临之前便结队前进,遭敌机空袭,损失了19门37毫米高炮,令秦基伟痛心疾首。

由于第三兵团所属之第十五军已迅速北撤远去,所属之第十

二军配属第九兵团向南穿插太深，不遑北返，第三兵团只有将防御任务交给其第六十军。

然而，战场局势已进一步恶化。

是时，第六十军之一八〇师为掩护兵团 8000 名伤员转移，滞留汉江南岸打阻击。该师本已处于背水而战的恶劣态势，其右翼防线又发生动摇——奉命在议政府至清平地区阻击敌人的第六十五军，因右邻的朝鲜人民军第一军团未能挡住敌人突击被迫撤至临津江，其左邻的第六十四军又未能按时进入防御地域，从而造成该军两翼暴露。第六十五军只坚守了 4 天就顶不住了，只得撤往哨城里、永平一带。这一撤使得西部防线豁口愈加扩大，美二十四师乘机从一侧向第六十三军的右翼包抄过来。第六十三军军长傅崇碧一看情况不妙，当机立断，主动收缩部队向北撤退。然而退得匆忙，他们没能顾上通知其左邻的第一八〇师。

等到第一八〇师急忙后撤时，已经来不及了，美七师与美二十四师迅速从左右两翼穿插过来，致使该师陷入被困境地。

第六十军主力为援救第一八〇师，已无法执行场岩里一线阻击任务。

至此，志愿军防线多处出现漏洞、缝隙，美军“特遣队”乘机楔入，搅乱防御，飞兵直指铁原、金化。而志愿军东线部队未及调整部署，倘若铁原、金化有失，第九兵团所属各军与朝鲜人民军第二、第五军团的几十万人马窝在那个狭长地带，既无后方，亦无粮秣供给，欲退无路，想打又展不开，后果简直不堪设想。此时，因部队过于密集，内部相互交叉，指挥系统紊乱，东线部队也已开始混乱。兵团部抓住哪个部队，就让哪个部队堵口子，打阻击。有的部队本来是奉命占领要点进行防御的，一看其他部队后撤，也跟着就撤。数百名重伤员未能转移出来，上千人的民工团溃散在北汉江以南地区。

局势险恶如虎。至 26 日，志愿军第二十七军、第十二军军部

和所属两个师及第六十军之一八〇师，均被敌人截断在三八线以南地区。

27日，彭德怀采取紧急补救措施，急调第六十三、第六十四、第十五、第二十六、第二十军，以及朝鲜人民军第二、第三、第五军团于临津江、汉川滩到北芝浦里至杆城一线，全面展开防御。

其中第十五军当之要冲，置于南芝浦里地区。

南芝浦里群峰连绵，山陡林密，为铁原、金化之天然屏障，是北犯之敌必经之地。

志司正式命令下达后，彭德怀还不放心，又亲自和第十五军军长秦基伟通了次话，要他迅速抢占南芝浦里的角屹峰、鸣城山、朴达峰一线要点，组织防御，坚决阻敌北进，克服一切困难，坚持7到10天。

秦基伟在电话这头保证，说：“请司令员放心，我们采取一切手段，至少顶住10天！”

正在北撤途中的第十五军，经连日激战，部队减员达1/3，有的连队不足40人；所携粮弹已近告罄，连战俘也跟着挖苦蒿、灰灰菜充饥。路边的马粪里胀大的黄豆，也被人扒出来吃了。

然而，接到阻击令，这支疲惫之师立即收拢部队，星夜掉头南返，向芝浦里疾进。抢先美军一步，该军第二十九师占领角屹峰一线，第四十五师占领朴达峰一线。两师将士奋起余威，顽强抗击敌先头之加拿大二十五旅。加拿大第二十五旅只攻了两天就垮了，31日被迫撤出战斗，遂又换上美二十五师和美三师，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继续攻击。

这是第五次战役中艰苦卓绝的一仗，阵地数度几易其手，反复拼杀，几乎所有的山头最后都打成了白刃战。刺刀捅、石头砸、拳打牙咬，以命相搏。第十五军在漫山火海中殊死苦战了10昼夜，以伤亡1200余人的代价，毙伤敌5700余人，击落击伤敌机4架，



不仅出色完成阻击任务，粉碎了敌人攻占铁原、金化，断我志愿军东线部队退路的企图，张显扬指挥的第二十九师还打出了朝鲜战争中著名的步兵师防御战例——角坨峰阻击战；崔建功指挥的第四十五师则在朴达峰上，打出一个以特等功、一级战斗英雄柴云振为首的英雄群体。

战斗刚结束，彭德怀激动地发来一份电报：“秦基伟：我十分感谢你们！彭德怀。”

在他的军事生涯中，像这样充满感情色彩的战场电文是很罕见的。

志愿军战线终于稳定下来，被困的第二十七军和第十二军的部队交替掩护，辗转突击，也相继杀出敌人重围。

然而，由于第一八〇师指挥员惊慌失措，临机处置失误，部队损失 7000 余人，其中 5000 多人被俘，几近全师覆没。这是我军战史上继湘江之战、西路军、金门登陆战之后的又一桩大惨痛。

此后，朝鲜战场上开始了一个漫长的两军对峙时期，敌我双方的战略思想，均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转折。